



《走进记忆》78cm×107cm 水彩



《远山》78cm×107cm 水彩



《远方6》78cm×108cm 水彩

## 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

看过张友强水彩画的人,往往会联想起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艺术大师安德鲁·怀斯,这位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美国画家,即使身处上世纪中期,那时的美国艺术风潮迭起,争奇斗艳。这位一生未曾离家远行,始终坚持描绘身边周遭的人与事物,赢得了世人的敬仰。

张友强出生在牡丹江,大学时到了哈尔滨,直至留校任教。他受老师影响接触安德鲁·怀斯的作品,从此不能忘怀。其实,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艺术界,就曾经刮起一阵“怀斯风”,那个时候,像后来成名成器并在写实主义风格上领一时之先的王沂东、艾轩、何多苓都追捧安德鲁·怀斯,或许饱受压抑的中国人刚刚从尘封冰封的年代里走出来,怀斯画里的怀旧与伤感,对故乡人情景致的描绘,对满怀伤痕的年轻一代产生了某种心灵上的平复与慰藉。

与怀斯一样,张友强远离嘈杂喧嚣的文化艺术中心,与当代艺术圈子相隔千山万水。在北国的哈尔滨,他一直在刻画心中的故乡,画他生活里的种种生命迹象。

《走进记忆》、《远方》、《紫谷》……北方的风物与心怀跃然纸上,从绘画技法上看,他在细腻而真挚地再写实,看久了,你便会揣摩出些别样的滋味来,张友强笔下的向日葵并不锋芒毕露,经历了朝露而晞、茁壮成长、瓜熟蒂落之后,黯然等待生命的再次轮回。既非张扬不羁的豪迈挥霍,又摆脱了纯粹晦涩暗淡的忧郁感伤。

在张友强笔下,冰霜凝固的河流俨然把时光留住,停靠在河畔的废弃船只横陈在荒草丛生里,似乎萧条是惟一的主题,但在画外,还有另一种情绪潺潺流出,就像转过年来,这条僵硬的河流会重获生机,奔腾欢快地流将出去,还有希望。张友强画了很多孤舟,“远方”系列多是搁浅在岸边的船只,谁也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,以后还会不会有人重新拾掇起来再利用。

这些物象都不得让你想到孤独,有人说沉默是一种力量,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才会坚守得住。在艺术家生活与成长的东北平原,松花江水系在一年之中多处于枯水期,而类似萧索荒芜的景象比比皆是,敏

感细腻的画家用这些看似普通而平凡的船只、河流、荒草构成了自我内心的故乡。那也是鲁迅笔下的故乡,阴冷潮湿的秋冬,一切都在沉寂,但谁又能敢断定来年不是另一番欣荣的景象呢?

艺术家自觉不是外向开朗的性情,他更愿意内敛于心,他喜欢描摹繁华荣盛之后的寂静,那也是一种力量,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。

正如张友强自己所言,在世界艺术多样化发展的今天,怀斯独特的写实主义画风仍然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。我们学习这位画家,不仅是其冷峻的写实主义风格和绘画技法,还有其坚韧不拔、不为潮流所动,六十年如一日对自己创作风格的坚守。

在这个当代艺术被资本捆绑的时代,在这个当代艺术越来越被等同于一沓沓钞票的年头,人们看艺术越来越不注重艺术性,评论家忙着收钱码字,说着颇有城府而又言不由衷的话,画家们急于迎合市场,或是为了营生,或是为了名禄加官进爵,管他画的是什么。在这个着急的年代,慢是一种

奢侈,慢是一种智慧,寻得到内心的安宁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象牙塔。

安德鲁·怀斯是30年前中国艺术青年的静心剂,而今,艺术市场动辄上亿的新闻不再新鲜,是否也同样需要好的艺术、好的绘画来对抗这样的负能量,昭告天下,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方式的绘画净化灵魂。生活在一线城市里的人们,永远都会怀念安逸的小城故乡,譬如当代艺术聚居的京城,即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也在怀念故乡,城市拆迁,外来人涌入以及各种民生政策的施行,都令他们在故乡,却再也找不到故乡。

方文山写过一首歌,叫《牡丹江》,他说:“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,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,我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扬,风铃摇晃清脆响,江边的小村庄午睡般安详。”

张友强静静地待在家乡哈尔滨,除了偶尔带学生外出写生,他极少离开这里,他的眼里是真实生长在这里的一切,他安分地画着内心的孤独、伤感与希望。

北京商报记者 丛晓燕



《雪后》54cm×76cm 水彩



《风雨欲来》54cm×76cm 水彩